



筆隨下窗

窗下隨筆

衣萍著

序

竊以朋輩之中，可作「隨筆」者有二人焉：一爲疑古翁，一爲孫伏老。二君皆年高德重，識廣聞多，以寫「隨筆」，必多精采。惜伏老既僕僕於巴都，疑公亦執掌於平市。大樹不出，茅草成王。「枕上」之後，繼之「窗下」。名言謬論，兼蓄並收，木屑竹頭，未嘗無用。而今而後，拙體漸佳，「得少休，且少休，吾願少休矣。」故「隨筆」之作，擬不再刊。吾家虎翁孤桐，近治菴羅乙德（恐前譯作弗勞特）於德邦，而以國粹「五常」仁義禮智信「造端不越乎兩性之交」。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十三號孤桐作「五常解」）嗚呼！以當年段執政治下提倡舊道德之人，而爲如是毀綱常之謬論，執政今猶健在，聞之當嘆息如何！然愚宿亦好弗氏之學，至今猶購氏之「解夢」（S.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生吞活剝。近染時習，亦抱馬氏之「資本論」（Karl Marx: Das Kapital）輾轉於枕席之中。醫爐藥灶，弗馬之學，終吾身而已矣。友人秀君笑謂：「馬氏之學，可以治國；弗氏之學，可以治心。」嗟嗟，弗馬之學，精深博大，入室升堂，知在何時？己之不悟，何能悟人？然好友秀君之意，則至感矣。書「隨筆」前，以自勵焉。

衣萍、十二、四。於上海離租界百步之遙。

窗下隨筆目錄

序

江慎修與戴東原的故事	一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四
烈士鄒容	五
江亢虎	六
一個教育總長	六
孫少侯	七
胡景翼（一）	七

胡景翼 (二)	七
李彥青	八
孫惠迪	八
胡子承	八
一個教數學的教員	九
川島與小峯	十
章士釗	十
黃包車夫	十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	一一
小桂	一二

一個大學校長	一二
陳望道先生	一三
熊希齡言	一三
孟芳圖書館	一三
周自齊	一四
張宗昌 (一)	一四
張宗昌 (二)	一五
白俄兵	一五
張作霖	一六
褚玉璞 (一)	一六

褚玉璞 (二)	一七
馬克思與馬爾克思	一七
吳建邦	一八
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信徒的青年	一八
夏丐尊先生的對子	一九
孫中山先生到北京	一九
中國小青年與日本小孩	二〇
一個教育次長	二一
詩的「底子」	二二
「檢錢亦怒苗」	二三

名醫 <u>陸仲安</u> 先生	二四
<u>梁任公</u> (一)	二四
<u>梁任公</u> (二)	二五
洗澡與疾病	二五
過年詞	二六
<u>胡適之</u> 先生與 <u>江冬秀</u> 女士結婚對聯	二九
<u>陳衡哲</u> 女士與 <u>任叔永</u> 先生結婚對聯	三〇
謎語	三〇
「蘋果有色辨不出」	三一
<u>周白棣</u>	三六

秋夜	三六
一個青年這樣喃喃地說	三八
胡子承的信	三八
詩婢	三九
胡平輓程樂亭	三九
輓三一八烈士	四〇
周建人先生說	四一
一個兒子	四一
陶知行先生	四二
一個青年	四二

熊希齡的笑話	四二
姊妹兩人	四三
一個婦人	四四
一個大學教授	四四
一個母親	四五
黃先生	四五
顧先生	四六
王二瘋子	四六
蘇曼殊善畫	五八
阿Q沒有這樣老實	五八

詩人失戀	五九
報紙情書	六〇
卿雲歌	六〇
南京民生報記載	六〇
「夢魂頭」	六一
嚴又陵（一）	六三
嚴又陵（二）	六四
火車頭工人	六四
巴爾紮克與魯迅先生	六五
胡梅林的故事	六六

金正希的練心石	六八
和平門	六九
冰心女士的「赴敵」	七〇
辜鴻銘	七〇
憶江南	七〇
一個文豪	七二
一個不懂日本文的人	七二
章士釗懺悔	七三
佐藤春夫受騙	七六
卜算子	七七

張競生	七八
斷指	七九
章士釗與胡適之照相	七九
一個女生	八一
「伏園有疾，伏園好色。」	八一
「龍舟」與「輪船」	八二
李大釗的詩	八二
白薇女士	八四
甘肅陝西之大飢饉	八四
傅斯年與史記	八五

五四運動時之江紹原	八六
段祺瑞不識汪精衛	八六
魯匪紀聞	八七
跋	九一

窗下隨筆

余幼時，聞祖父言關於江慎修戴東原傳說甚多，當時曾隨筆記錄，成一小冊，今已不知散失何處。江戴二公爲吾徽近代大儒，流風遺迹，尙多印於故鄉父老心中。今僅記二公相見傳說一則，亦祖父所口述者，蓋近於神話矣。

戴東原從休甯去婺源見江慎修。

戴當時年輕，自恃才高，頗有看不起江慎修的意思。戴走近江之故鄉約里許，忽見一士，迎面而來，說：「莫非休甯戴東原先生？」

戴大驚，問：「我是戴東原，你怎樣知道？」

來人說：「我乃江慎修先生門人是也。吾師前日告我，今日此時，有休甯戴東原先生來此相訪，命我遠道來接，所以知道……」

於是，戴喟然嘆曰：「江慎修之學，我不如也！」滿腔傲氣，至此盡消。

於是，戴未見江慎修前，趕快去寫了一個門生帖子。



從此，戴從江問學數年。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中卷下卷竟一擱十年，不曾出版。（中卷，下卷稿子均已寫成一部份，未完全。）數年前在北京時，有一天，苦雨齋主人周作人先生曾微笑地說：「我有一個法子可以叫適之將哲學史大綱寫成。這法子是叫適之到西山去住，然後請王懷慶（那時，王懷慶似乎正在北京以軍權維持治安。）派一連兵士守住他，不許他下山，不許他會客，不許他談政治。這樣一年兩年，哲學史大綱就可完全寫成了。」去年我在上海，看見適之先生，問他的哲學史大綱寫得怎樣了，他說因為手邊沒有參考書，所以還沒

有寫好。我將周先生說的笑話告訴他，他聽了，微笑地說：「那也好，可是要讓我把參考書全搬了去。」

烈士鄒容在日本留學時，那時是汪大燮做駐日公使，據說，有一天，鄒容一些人去告訴汪大燮，說是日本的飯菜怎樣不好，想吃中國火腿。汪大燮聽了，信以為真，遂送了一隻火腿給他們。鄒容一見火腿，忽勃然大怒，從袋裏摸出一把日本短刀來，用力猛刺火腿無數次，大聲地說：「這火腿一定是滿洲人送來的！滿洲人是什麼東西！我們要吃他們的什麼火腿！」

江亢虎幼時，善吃乳。請來一個乳媽，他放開嘴來一吮，乳就沒有了，接連換了五六個乳媽，乳總是不夠吃。於是，江的家人乃替他取了這個「亢虎」做他的名字。

一個教育總長，四十歲了，還沒有兒子。婆姨太太呢？不行！因為他是個名流。然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無後」究竟是不行的！總長想出一個妙法，買了一個妙齡女郎，却不肯先受用，說是這個女郎沒有教育，把她送到老家裏去，叫母親教了兩年，然後帶出來，變成正式的姨太太。

孫少侯，爲譚安會六君子之一，舉世唾罵。然孫後頗自悔。胡景翼在河南，孫往從之，貧困而死於開封。朋友柯君告我，少侯在滬時，時往謁陳獨秀，與陳談主義，陳頗厭之。一天，孫往謁陳，陳大怒，說：「你以後再來，我將從窗裏投你出去！」

胡景翼督理河南時，慷慨好客，天下之士皆歸之。然門下士亦極複雜。有人往謁胡，置大衣於客廳中，及出，大衣已不翼而飛矣。

胡景翼由河南赴京，京之河南人士開會歡迎他，大家演說，恭維胡景翼，胡體甚胖，不耐久坐，就在恭維聲中，昏昏焉睡去。

李彥青被殺。孫伏園之子惠迪年方八歲，問伏園曰：「李彥青是什麼人？」伏園答：「是替曹錕洗脚的。」惠迪又問：「他爲什麼被殺了？」伏園答：「他替曹錕洗脚，所以被殺了！」

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他回來告訴伏園說：「喜歡同男孩子玩，不喜歡同女孩子玩。」伏園問他：「爲什麼？」他說：「因爲女孩子計策多。」

胡子承好佛，他在徽州任第二師範校長時，曾請一個和尚到學校

裏去演講。這和尚正在講經時，小便急了，不敢下台，就方便在褲裏，講台上全濕了。然而胡子承還以為這和尚道行很高，學生們也佩服到了不得呢。

我在中學讀書時，一個教數學的教員，他從前在大學讀書，遇着考試，曾打過夾帶，方法很妙，聽說是把代數的公式，抄在頭風膏藥裏，貼在頭上。然而，這方法，後來是失敗了，為監考的人查出來，而且記了過。這教員自己是碰過釘子的，所以對於我們的考試特別利害。有一次學期考試，在他上課時，我們全級學生頭上都貼起頭風膏藥，於是這教員大窘，臉都紅了。

川島小峯在北京到真光去看電影，小峯去買票，恰巧這時節，一個漂亮的女人來了，小峯忙着去看漂亮的女人，把買來的票子和找來的錢全丟掉了。

章士釗在倫敦時，曾以所作英文「農業救國論」投諸彼邦「泰晤士報」，函去既久，竟不獲登，於是，章士釗大生氣，寫信去說：「我是中國的 Examiner，你們爲什麼竟不登我的文章？」

吳淞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

店，下車後，美人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車夫，車夫拿來看了說：「先生，這角子是銅的。」美人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生了幾天病。家裏沒有人理她，只有她的父親，時時抱抱她。後來，小女孩病好了，於是說：「這幾天，誰待我頂好呢。爹爹待我頂好，我嫁給爹爹吧。」「呵呀！你這不懂事的小女孩，爹爹怎樣可做姑爺呢？」娘姨說。「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媽媽聽見會生氣咧。」小女孩連忙搖手。

「那天姊姊姓笙之五歲女孩，名小桂，一天，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旁人問她爲什麼嘆氣？她說：「我什麼都好看，只有鼻子太小了。唉！」」

一個大學校長，夫婦俱是受過美國高級教育的人。彼此感情極不好。只有客人來的時候，夫婦同去見客，談天，而且顯出很親愛的樣子。客人走了，他們彼此又一聲不響了。這樣的啞夫婦，聽說已經同居了二十年了，但是沒有孩子。社會上還以爲他們是很有名人物，教育界的模範呢。

陳望道先生，住在開北時，一天，寓居的左近大火，望道先生趕快跑回家中，什麼也不管，忙拿了一枝自來水筆，一把牙刷，匆匆忙忙地逃出去。

熊希齡言，清乾隆爲宮中漢人傭婦優大姐所生，今熱河行宮尙有所生之小屋遺跡。

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名「孟芳圖書館」，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孟芳據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當時，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學生讀書要什麼圖

書館？書不在多而在精。譬如說政治罷，我平生只讀兩本書，一本管子，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夠了，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學生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

某次，奉直之戰。離北京城四五十里遠，正砲火橫飛，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於是，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奉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說：「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也說：「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張宗昌有一次在北京對兵士演說，慷慨激昂地說：「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什麼鳥大學！我老子是綠林大學畢業的！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什麼鳥軍事學！我老子全不懂得！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兄弟大家記着：『敵人來了，咱們就跑，敵人跑了，咱們趕快追上去！』」

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亦最殘忍。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一句是「張宗昌」，還有一句是「大鼻子」，因軍中稱白俄兵爲「大鼻子」。於是遇着軍中戒嚴，這裏喊：「口令！」白俄兵便答：「張~~~~宗~~~~昌~~~~大~~~~鼻~~~~子!!」

浦口之戰，白俄兵被俘不少。黨軍以白俄兵罪大惡極，乃用繩將白俄兵魚貫而縛之，驅往殺場。昂首待槍斃，一無懼色。及黨軍提刀殺頭，乃跪下叩頭如搗蒜。

有一次，天津的一個大學請張作霖講演，張說：「他們喊我張鬍子，這是冤枉的！我小時候曾被鬍子擄去，但我並不曾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褚玉濮爲保定河北大學校長，第一天到校，對學生們說：「做學生只管讀書好了，管什麼政治，談什麼戀愛！共產還可以，共妻萬萬不行！你們好好讀書便好，不好咱要拿來重辦！槍斃！……：：：：學校解散！」

褚玉濮有一個姨太太，是剪髮的，後來跟了旁人逃走了，於是，褚玉濮氣極了，下令禁止女子剪髮。

「馬克思的書是應該禁止的，但馬爾克司的書却不必禁止。」北京的某警察總監曾這樣說。

吳建邦在南京，病得快要死了。他住在樓上，他的父親住在樓下。他的父親從來不肯上樓看他，却從樓下天天寫字條給吳建邦，要錢，要錢，要錢。後來，吳建邦病好了。鐵民在南京看見他。吳建邦慨然地說：「想不到我的父親竟這樣壞！」於是，鐵民也慨然地說：「天下的父親都是一樣壞的！」

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信徒的青年，他天天到我這裏來，把脚上穿的破襪悄悄地脫在我的房裏，把我的新襪悄悄地穿走了。

夏丐尊先生，是個很有趣味的人。他做了很多年的教員，討厭極了，曾做了這樣一副對子：

「命苦不如趁早死，

家貧無奈做先生。」

又，他住在白馬湖時，門上貼了他自己做的對子：

「青山繞湖，

白眼看人。」

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到北京之前一日，錢玄同先生到沙灘北京大學旁的一小飯館裏去吃晚飯，飯店裏的一個夥計對他說：「先生，

明天北京城要不得了，你知道嗎？」玄同先生覺得很奇怪，便問他：「爲什麼？」這個夥計悄悄地說：「聽說孫文明天要來了！」

數年前，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開年會，年會畢，我和陶知行陶文漢李寅張紹南諸先生同遊青島，（彼時青島尚在日人管理之下）李先生並偕其姪同行。李姪爲一美慧之十三四歲小青年。至青島後，大家參觀日本設立之各學校。一天，到一個日本小學去參觀，陶等先行，余及李姪落後。在小學運動場中，遇一日本小孩，頻頻舉其小手作拳向李姪作欲擊勢，李姪僅微笑領之而已。余不禁憤然，向李姪說：「這小孩不過六七歲年紀罷了，你不一定打他不過，何不舉起拳

頭來！」李姪仍微笑領之而已。這件小小的事情像一隻鐵釘釘在我的心中似的，使我到今天還悲哀着，在舉拳與微笑的小孩們的姿態裏，可以預測中日兩國命運的前途了。

一個教育次長，到歐洲去考察教育一次。回國後，見着人便談比利時的教育怎樣，意大利的教育怎樣。一天，在教育部講演，這位教育次長侃侃而談，說比利時的大學有幾千幾百個學生，意大利的小學有幾萬幾千個學生，好像背賬一般似的。於是□先生在旁邊聽了，笑着說：「也許比利時的大學生現在已經畢業了若干人了罷，也許意大利的小學生現在已經死掉幾個了罷。」

九年前，我窮居在南京旅館裏，同北京的胡思永章鐵民，杭州的曹珮聲汪靜之胡冠英程仰之通信做詩，三月不絕。後來這件事給胡博士知道了，寫信來大罵我們，說：「你們做那些沒有『底子』的詩，何不努力學英文？」我那時很生氣，曾做了一首打油詩寄給胡博士，表示我的抗議，原詩如下：

你勸我不要做詩，

你說我的詩沒有『底子』。

究竟詩是怎樣的東西？

牠要什麼樣的『底子』？

我既不想做『詩人』，

也不喜歡學『名士』，

我只做我所不得不做的詩，

因為我不能將我的感情生生地閉死！

民國前一年，胡適之先生在美國做了一首「孟夏」詩，內中有一句「榆錢亦怒茁」。當時胡先生的一個朋友看見，說榆錢是榆樹的子，不是榆葉，胡先生弄錯了。所以胡先生此後談詩，主張以實際經驗做『底子』。

名醫陸仲安先生，曾治愈胡適之先生之心臟炎腎臟炎重病，又曾以一劑藥治愈李石曾夫人之盲腸炎，西醫所謂不起之疾，經陸先生治愈者極多。北京協和醫院以陸先生治愈胡適之先生疾，用黨參黃芪二藥甚多，乃將二藥用化學試驗，無甚結果，僅知二藥可以使肝變軟而已。

梁任公生平著作甚多，陳獨秀曾譏梁氏之學爲「浮光掠影」，然梁之著作精力，至足驚人。戴東原百年紀念，梁氏曾爲晨報作論文，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謂陳容曰：「我三日夜沒有睡覺了。」

梁任公在東大講學時，曾爲口誦粵謳一首：

「無情月

掛在奈何天！

月呀！

你照人離別，

爲什麼偏要自己團圓？」

爲。
中國鄉間有許多人，不主張洗澡，以爲洗澡是一種損傷元氣的行爲。（這，自然可笑得很！）上海的美國療養院却以洗澡爲唯一的治

病方法，叫做水療。今年秋間劉半農先生來上海，我陪他往訪陸仲安先生。談次，劉詢陸仲安先生，洗澡與心臟病有無關係。陸先生說：「中國古醫書上都不曾提起洗澡與治病的關係。」於是劉先生笑了，說：「可見中國人是自古不洗澡的。」但陸仲安先生却以為洗洗澡會於病人有益。

胡適之先生在美時，某歲過年，曾戲作了兩首過年詞，通首俱用「年」字押韻。思永曾鈔以示余，今僅記得一首如下：

早起開門，

送出舊年，

迎入新年。

說：

「你來得真好！

相思已久，

自從去國，

直到今年。

更有些人，

在天那角，

歡喜今年第七年。

何須問，

到明年此日，
與誰過年？」

回頭且問新年：

「怎能使新年勝舊年？」

說：

「少作些詩，

少寫些信，

少說些話，

可以延年。

莫亂思維，

但專愛我，

定到明年更少年。」

多謝你：

且開了詩戒

先賀新年！

胡適之先生與江冬秀女士結婚時，時爲陽歷十二月除夕，皓月當空，胡曾自撰聯：

「三十夜，大月亮。」

念七歲，老新郎。」

又一聯：

「環遊四萬里，

訂聘十七年。」

陳衡哲與任叔永結婚時，胡適之先生贈以聯：

「無後爲大，

著書最佳。」

胡適之先生在美時，曾和任叔永陳衡哲諸先生，閒以謎語爲戲。

胡曾以唐詩「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打「倆」字，又「雙燕歸來細雨中」打「兩」字，俱極妙。又，陳曾以「宛在水中央」打英文字母一，爲 *Water* 中之「*W*」字，亦別俱心裁，極爲精巧。

胡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初學農，一天上課時，教授拿了許多種類蘋果叫學生分別，但我們的胡先生，他竟分別不出。在胡先生看來，這許多蘋果的顏色都是一樣的。因此，他覺得自己的性情同農業不近，後來改學哲學了。民國九年秋，胡先生住在北京鐘鼓寺，庭前養了幾十盆菊花。思永天天拿水去澆牠，澆了幾天，菊花的葉子都漸漸爛掉了。一天蔣夢麟先生去看胡先生，在庭前見了這許多爛掉的菊

花，就嘲笑他，說：「蘋菓有色辨不出，園裏那配種菊花？」後來，
胡先生曾做了一首「失望」的詩，寄給蔣夢麟先生解嘲：

菊花葉上沾着點塵土，

永兒嫌他們的顏色不好，

他就用水來灑他們，

說，「給他們洗一箇澡！」

過了幾天，夢麟見了大笑，

他說，「適之家裏那配種菊花！

把菊花的葉子都爛掉了，

這難道是種花的新法！」

我也有點難爲情，

便問，「這是誰幹的事？」

怎麼把水淋菊花，

教葉子爛成這個樣子！」

永兒有點不服氣，

他說，「菊花不是能『傲霜』嗎？」

怎樣連幾滴水都禁不起？

這不是上了詩人的當嗎？」

後來思永又做了一首「答四叔的失望」：

我不是一個種植的專家，
不曾研究過種菊的道理，
但我用水去澆他們，
卻完全是一番好意。

菊花不領我的情，
葉子漸漸的都爛掉了。

蔣博士見了笑胡博士，
我又被胡博士做詩嘲笑。

我確是有點不服氣，

並也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

園中的菊花不怕雨來淋，

院中的菊花怎的連幾滴水都禁不起？

可惜我不是一個種植的專家，

不曾研究過種花的道理，

但我用水去灑他們，
卻完全是一番好意。

周白隸在北京工讀互助團時，一天，一個人跑到萬牲園水邊去自殺。走到水邊，忽然想起諸葛亮的出師表來，於是便暗暗地背誦，背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胆子壯起來，又跑回工讀互助團，不自殺了。

鐵民在工讀互助團時，一個冷清的秋夜，曾做了一首詩，以寫那時情景：

將西邊的窗兒關起，

吩咐西風：

「你莫進來！

你也許知道我是單衣薄被！」

將東邊的窗兒打開，

叫聲月兒：

「你快進來，

我房裏好添上一個人的影子。」

「如果我有錢用，我一定不贊成共產了。」一個青年這樣喃喃地說。

在舊書籍中，找出了胡子承給我的父親的一封信，記之於下：

「……令郎肆業師校，天資尙佳。惟思想甚新，有推翻舊道德之舉。弟意道德無所謂新舊，有新舊者，乃道德之條件，而非道德之根本也。推彼意，此間固無能爲彼師者，固不如令其轉學之爲得。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爲謀，弟於教育，亦以簡性爲最要。……」

胡子承是我們徽州的教育大家，這信，是十幾年前他做第二師範校長

時，斥退我的時候寫的。孔二先生的「道不同，不相爲謀」竟同「個性」扯爲一談。真是妙不可以醬油！

一個詩人，在上海教書，他的太太，從家裏寄給他一封信，詩人在信封後面發現兩行小字，是用鉛筆寫的：

「哎唷！」

我要請你來家草草我！」

下面署了名字，是詩人家裏的詩婢寫的。

余在家時，曾見鄉人胡平輓其同學程樂亭一聯，此聯作於前清光

緒三十幾年的時節，彼時胡平竟能用白話作聯，極爲難得，聯語亦極沉痛，記之於下：

「君多情，君最無情。看今日友朋，爲誰下淚？
我欲哭，我不敢哭。怕他人父子，因此傷心。」

余在京時，曾作一聯，以三一八的犧牲者劉和珍楊德羣二女
士：

「賣國有功，愛國該死！

罵賊無益，殺賊爲佳。」

又，周作人先生當時也作了一幅輓劉楊二女士的輓聯，

「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闥，親朋盼信。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周建人先生一次對我和小峯說：「黨軍初到上海時，民衆很活動。工人們很出力。工人們赤手空拳，拿着草繩去繳孫軍的械。並且私娼當日也大活動，曾參加民衆各種運動。」

一個兒子爲了要向人借錢，於是騙人說是他的父親死了，沒有錢安葬。

陶知行先生的思想，也許有人不贊成，但幾乎沒有人不敬服陶知行先生的人格，那樣勤苦耐勞的農夫身手的人格！有一次，他笑着說：「一個人發怒的時候，最好是關起房門來拍桌子，桌子一拍，怒氣便沒有了。」

一個青年，拿着剃子刮鬍子，鬍子太硬了，刮不下來。於是，把剃刀一丟，忿然地說：「鬍子這樣硬了，沒有老婆，怎麼辦？」

熊希齡一次在帝王廟說了一個笑話，如下：

一個人家的女兒到外國去讀書，回來，什麼都說外國的好。父

親是個頑固黨，很討厭她。一夜，父親和女兒都在花園裏看月。父親說：「今晚月色很好！」女兒聽了，不以爲然，說：「今晚月色雖好，可是還沒有外國的月色好！」父親聽見，生氣極了，隨手打了女兒一個耳聒，說：「月色那有什麼中國外國之分！」女兒挨打了，反強着說：「父親，你的耳聒也沒有外個人打的好！」

姊妹兩人同到日本去留學，同愛了一個男人，這樣的三角戀愛，竟沒有法解決了。痛苦得很。後來，姊姊同那男人說：「我同你去跳海情死了吧。讓妹妹再去愛個旁人，讓妹妹去享受幸福吧。」男人

說：「好的。」於是兩人同到海邊去跳海。姊姊先跳下去，死了。那個男人仍舊活生生地回來，而且同妹妹結了婚了。

一個婦人，她的丈夫是學界的聞人，提倡古文，反對白話，以道德家自命的。可是這婦人見着人就喃喃地說：「我的丈夫真不得了！他變壞了，衣袋裏全裝了淫書。真不得了！我一定得離婚。哦，你贊成不贊成？……」

一個大學教授，在講堂上氣憤憤地對學生說：「我每天早上四點鐘就起來了。一天到晚這樣忙，爲了什麼呢？都是爲了你們咧。你們

這樣不用功，真正把我氣死了！」

一個母親問她的大兒子說：「你有小弟弟了，你喜歡不喜歡呢？」兒子說：「我喜歡。」母親說：「你爲什麼喜歡呢？」兒子說：「我喜歡有個小弟弟，我可以欺負他。」

大學教授黃先生，（這位先生，曾勸人讀書要讀一百年以前的書，不要讀百年以內人的著作。）在一年暑假期內，應了幾個大學之聘。每個大學要支赴校旅費五百元，黃先生名氣大，況且這個年頭又是復古年頭，大學校正借這些古董增光。於是每校的五百元都匯去

了，黃先生微笑地得了一筆大收入，躺到牀上仍舊吃鴉片，那裏也不去了。

大學教授顧先生，是瞧不起西洋人的。有一天，他在圖書館看書，恰巧一個美國人來參觀，由圖書館人員招待。顧先生正坐椅子上看書——線裝書——看見美國人來了，鬍子一搖，兩腿一躍，登時坐到書棹上去了。他一手翻書，打起喉嚨吟哦，雙腳亂摔，等到美國人走到他的面前，他的喉嚨愈吟愈響，腳愈摔愈快，把腳上的布鞋摔落下來了，接着是布襪子也掉落下來，光着一雙肉腿，而且腿的顏色是像黑炭一般的，顧先生洋洋自得，以為美國人已被他侮辱，他是勝

利了。

我幼時聽我的祖父口中所說關於王二瘋子的事情很多，近來都漸漸忘記了。所謂王二瘋子者，據說是徽州人。至於是徽州的什麼地方人，這個我的祖父可是沒有說。王二瘋子的父親據說是個宰相；至於是那個時代的宰相，這個連我祖父也不知道。但這有什麼關係呢？關於考據的事情，橫豎我們的貴同鄉胡適之先生自然會考據出來的。我的祖父已經死了多年了；我恐怕他老人家口中說的「王二瘋子的故事」將從此失傳，（旁人口中說的王二瘋子未必和我的祖父所說的相同。）趁着閒暇時光陸續把我沒有忘記的幾段故事寫出來。

(一)

王二瘋子的父親是個宰相；當時的皇帝和他結爲乾兄弟。因此，王二瘋子時常到皇宮中游玩。

一天，王二瘋子趁着無人的時節，用紅糖和其他食品搗成人糞形，放在皇帝所坐的椅子上。

皇帝來了，瞧着椅子上的糞，怒向左右的太監們說，「這是誰幹的！該死！」

太監們都惶恐面無人色了，大家俯伏在地上請罪。其中有一個比較伶俐些的太監，想起王二瘋子在宮中常做些淘氣的事；因說，「這也許是王二瘋子幹的！」

皇帝也恍然悟了，因為他知道旁人決不敢做出這樣胡鬧的事；於是說，「將王二瘋子喊來！」

王二瘋子笑嘻嘻的來了！

「這是你幹的麼？」皇帝指着椅子上的糞問。「是的，」王二瘋子說，「我走到這裏，急着要『出恭』，一時找不着廁所只得坐在椅子上出了。想不到就是萬歲爺的座位！」王二瘋子說完了話，走到椅子面前，像狗一般的低下頭來把椅子上的糞都吃得淨盡；吃完了他又笑着說，「我自己『出恭』，自己來吃！」

皇帝和太監們於是全忍不住地大笑起來。

過了兩天，王二瘋子真的將他的糞，弄在皇帝的椅子上面。

皇帝來了，太監們也跟着來了。太監們瞧見椅子上的糞，於是便衆口一聲地說，「王二瘋子又來搗亂了！」「呵，可惡！把王二瘋子喊來！」皇帝憤怒地說。

王二瘋子笑嘻嘻的來了。

「瘋子你這次要殺頭了，這樣胡鬧！」皇帝帶着恐嚇的神氣，對王二瘋子說。

王二瘋子忽然大哭起來了。他瞧着椅子上的糞，對皇帝

說，「萬歲爺！這不是我幹的！我自己的糞，我自己可以吃了牠；不是我自己的糞，我不能吃！這一定是旁人害我的——他們要害我吃糞。」

皇帝以爲瘋子是不會說謊的。他想，這也許是太監們拿王二瘋子來開頑笑罷。於是向着太監們說，「好！你們大家把這堆糞吃了罷！」

太監們沒奈何，大家分吃了王二瘋子的糞。

(二)

王二瘋子的父親是個宰相，但他的祖父却是一個木匠；王二瘋子有一個兒子，後來中了狀元。

王二瘋子時常出去游玩。有時出去游玩的時候，用他父親宰相的儀式，有時出去游玩的時候，用他兒子狀元的儀式。

王二瘋子的父親知道了，怒罵王二瘋子說，「你這個瘋子！你用這樣闊氣的儀式幹麼！你真不知道羞恥！」王二瘋子回答他的父親，「我真不知道羞恥！我的父親是宰相，我的兒子是狀元；你的父親是木匠，你的兒子是瘋子！」

(三)

王二瘋子的父親死了。

許多官僚們來弔喪。王二瘋子自己接待弔喪的官僚。一隻

脚穿了朝靴，一隻脚穿了草鞋。

有人問王二瘋子。「你爲什麼一隻脚穿朝靴一隻脚穿草鞋呢？」

王二瘋子回答道：「我一隻脚穿朝靴，是接待朝中來吊喪的賓客；一隻脚穿草鞋是替我的父親帶孝。」

(四)

王二瘋子到街上行走，看見一家燈火輝耀，正在議客。王二瘋子想吃東西了，他瘋瘋顛顛地跑進去。

「你來幹麼？」門上的人看見王二瘋子衣服穿得破爛，擋住他的駕。

「我！」王二瘋子奇怪了。

「走罷！」門上的人怒着眼罵他。

王二瘋子眉頭一縐計上心來。

王二瘋子把外面的破衣脫下來，裏面顯出黃袍玉帶的朝服。

門上的人呆住了。

王二瘋子大搖大擺走進門去，裏面正在聚餐的小官僚們看見王二瘋子身上金碧輝煌，都嚇得怔住了，大家俯伏在地上請罪。

「請起罷，諸位客氣什麼。」他一面說，一面坐在椅上大

吃大嚼，狼吞虎咽地嚼了一飽。

王二瘋子嚼飽走了，然而小官僚們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來。

(五)

王二瘋子游西湖。看見了一隻糞船，糞船上坐着一個老年人。又看見了一隻官船，船上坐了太太小姐們。王二瘋子走到糞船上，問那老年人：「你願意發財麼？」「發財誰不願意。」老年人答。

好的，願意發財，渡我到前面去，去撞那官船。」

「那可不能，因為坐船的是杭州知府的家眷。」老年人惶

恐地說。

「有什麼呢？只願去撞好了，弄出事來有我擔當。」王二瘋子說。

老年人果然將糞船搖到前面去了，糞船撞着官船，於是官船上的人們都震怒起來。

「是誰的船這樣胡鬧！」官船裏出來說。

結果是王二瘋子和那老年人都捉到獄裏去了。

王二瘋子在獄裏，毫不畏懼，只慢慢地拿起「瓜子錘」來錘瓜子吃。

「瓜子錘」是金做的，於是獄吏們都懷疑起來了。

這莫非是王二瘋子罷？獄吏去稟告知府。

知府惶恐了，拿出公文來一查，果然是王二瘋子某日某時要至杭州來。

知府親自到獄中去要替王二瘋子打開鐵鏈。王二瘋子說，「不用罷，我從小便帶金鏈，鐵鏈却沒有帶過。」知府急了，跪在王二瘋子面前不肯起來。「要我解下鐵鏈麼？也容易。請你將那糞船用銀子裝滿，送那老年人回去。」王二瘋子說。

知府沒法，只得用銀子將糞船裝滿，老年人從此發財了。

蘇曼殊善畫，有一次，一個俗人拿了一張大紙來請他畫，這紙很壞！蘇曼殊當然不願意，後來那俗人吵不過，他只得畫了。他在這張大紙的東南角畫一隻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畫一個小小的人。那俗人看了，以為有意同他開玩笑，很不願意。蘇曼殊不慌不忙地畫了一條繩，一頭連在小船的頭上，一頭牽在小人的手裏。於是，便成了一幅絕妙畫圖了。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商務印書館有梁社乾的英文譯本。其書面包皮，畫一阿Q形狀，小辮赤足，坐在那裏吃旱煙。聞為德人某君手筆。有一次魯迅先生看見，笑着說：「阿Q比這還要狡猾些，沒有這

樣老實。」

一個詩人，在中學裏教書，第一天上課時，全班一個女生沒有，於是詩人很失望，感覺到人生的無聊。第二天，從別班上轉來一個女生，脂粉滿面，身穿西裝，於是人生即刻有聊起來，詩人的臉上也充滿了喜悅了。下課之後，即刻到註冊課去查這女生的住處，準備做情詩送去，並且準備搬到這女生家的左近去住。那知道，詩人於某日下午，在校中當面遇着該女生，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麻子。於是詩人非常生氣，因為他已經失戀了。

天津南開學校爲北方最守舊的學校。對於男女生交際，防範甚嚴。有一次，檢查得一封情書，係給某女士的，全書俱用報紙上的五號字剪成，故檢查者不能查出何人所寄。嗚呼，是可謂「不憚煩」矣！亦學校當局之嚴厲政策有以致之也！

吳建邦說，在比國的時候，每逢元旦，大家唱國歌。聽英法德各國學生唱起國歌來，都覺得慷慨激昂，令人起舞。獨有中國學生唱雲歌，一種不死不活的聲調，實在令人嘆氣。

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南京民生報記載：「京市自去年四月舉行登記

以來，截至現在止，前後登記合格黨員，共計六九七二人。（包括第一二兩次登記，補行登記，及中央直轄辦理一部份登記四種。）其中軍官最多，凡二六四一人。政界一〇六一人，學界八三四人，黨界七〇六人，報界六四人，政訓三六三人，警界八七人，兵士一一八人，教育四二三人，商三二人，醫二四人，自由九七人，未明四四一人，而在本黨中號稱佔據首席的工農兩界，一得四十二人，一僅得十三人。」

讀明太倉沈荀蔚（豹文）著蜀難叙略，見有記「夢魂頭」一段，似可作鏡花緣內「伯慮國」的引證，記之於下：

……九月，遠近聞傳需夢魂頭十餘萬，將以祭遣陰兵。夢魂頭者，熟睡人面皮也。云此法起於滇黔。官面一可當十，婦人面一可當二。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民無分男女老幼，皆恐失其面。或鄰右稀疎者，必移就人衆之所，十數家聚如一室，積薪蒸火，持器防護，面面相覷，數千里無一睡夢。人有洩便之類，離其本位者，將至，必自道其姓名。偶忘之，則羣挺奮擊，不及一言而死。夫婦兄弟相擊死者，官亦不能罪之。每夜則遠近喊震，問之：或云見持刀人化貓犬而逝。或云，誤擊某人死。如是數月，乃已。然實未聞失面者幾何人，不知是何妖術也。

嚴又陵用「先秦諸子」之古文譯天演論羣學肄言等書，頗爲近世學者所識，然嚴在當時，影響實大。天演論羣學肄言諸書，卽窮鄉僻壤之白髮學究，亦爭先購讀。「物競天擇」一語，幾可代「子曰」「詩云」而爲學究之口頭禪。余幼時在鄉，曾見一老學究專書一聯：

「詮自由理，推約翰穆；

持進化論，首達爾文。」

約翰穆卽著 *On Liberty* 之 John Stuart Mill，達爾文卽 Charles Darwin。此聯牽強姓名，雖極可笑，然亦可見嚴氏譯書之深入當時學究之心。吾人設想當時嚴氏果用白話譯書，如教士之以白話譯「聖經」，則老師宿

儒，或當見而却走。「聖經」假上帝之名，金錢之力，教士之吹噓，而在當時中國，除一般「吃教」之徒生吞活剝外，智識階級幾無人過問，以歷史眼光觀之，我們殊不能厚責嚴氏也。

新青年諸公提倡白話文，大罵「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時，當時一般遺老遺少，甚為不平，羣思還罵。嚴又陵時在天津，對遺老們說：「你們還是不要和他們相罵罷，你們一定罵他們不贏的！」

民國七八年，我在津浦京漢兩路遊行，據鐵路人員言，火車頭工人每年第一次開車時，必燃放爆竹，用豬頭請神，以求一年之平安。

蓋工人以爲火車出軌，兩車相衝等，俱有鬼神驅使者然。以如是毫無科學頭腦之工人，役使科學發明之利器，亦何怪危險之疊出耶？

我們知道文人做文章大都喜歡在晚上，因爲晚上比較靜寂的緣故。法國巴爾紮克 (Balzac) 就是晚上做文章的人，他曾告訴 Gautier，說做文章的人應該半夜起來拿筆，白天不能做東西。據 Baudes 說，巴爾紮克 做文章的勤苦是值得佩服的。他簡直不肯睡覺，七八點鐘上床，半夜又起來，咬起牙齒工作，直到天明。到清早總是疲倦得要命，眼睛睜不開。怪不得 巴爾紮克 的作品那樣深刻，原來這些作品全是半夜裏絞心血統出來的。我們的魯迅先生創作的時間也在晚上，他晚上簡直不睡

覺，早晨六七點鐘到十二點鐘纔是魯迅先生的睡眠時期，所以上半天要去找魯迅先生的人一定找不着。而且，魯迅先生創作時還有一個癖性，他不能聽見什麼擾攘的聲音，就是輕細的脚步聲也會使他老人家丟下筆來的。

我們績溪的鄉民，幾乎沒有不知道胡梅林（宗憲）的，關於胡的傳說頗多。胡的故里離余鄉十里，今尚有遺跡可考，如所謂「上馬石」「下馬石」等，又胡之神道碑亦巍然尙存，其幼時在一山上讀書，其山與胡之故里隔一衣帶水。梅林爲明嘉靖進士，擢御史，巡按浙江。後以平五島大王 汪直（歛人）及倭寇功，擢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

郎，右都御史，太子大保。卒諡襄懋。小說綠野仙踪中之『平倭』一節，詆胡梅林甚力，然梅林武功，在明代實爲佼佼。徐文長曾受知於梅林。近人某著有五島大王一書，余未見。

績溪爲彈丸小邑，故梅林傳說竟流傳二百年而不衰。余幼時屢聞父老言之。如：梅林幼時，在山上讀書，一天，回家，家中正造屋，梅林對嫂嫂說，「嫂嫂，我家的大門爲什麼開得這樣狹？」嫂嫂說：「這還不夠進出麼？家家的大門是一樣大的。」梅林說：「不行！我將來坐了八人轎就不夠進出了！」又，關於梅林死的傳說，說梅林有意謀反，在汪村（離梅林故鄉十里）造宮殿，今遺跡尙存，爲越國公

(汪華)廟。梅林後來是吃鶴頂紅死的，等。

休甯古城巖風景絕佳，上有巨石，突出巖頂，危立險絕，明金正希先生在休時，每日危立石上，足出石前五寸，以之練心，故稱曰「練心石」。

(中國人名大辭典頁六一三)

金聲，明休寧人，字正希。好學，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初進士，授庶吉士。乞面陳急務，帝即召對平臺，不用。遂屢疏乞歸。久之，廷臣交薦，即命召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詔擢左僉都御史。聲堅不起。南都陷，糾集

義勇，分兵扼六嶺，貴池吳應箕等多應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右都御史，總督諸路軍，爲清所執，不屈死，諡文毅。

民國十六年北京的南北新華街頭，開了一個門，本來已請華世奎寫好匾額，叫做「和平門」，後來又改名爲「興華門」。據說改名的原因，是因爲：「北京大城中間有個正陽門，所以元朝亡於至正。左邊有個崇文門，所以明朝亡於崇禎。右邊有個宣武門，所以清朝亡於宣統。」和平二字因與蔣中正的名字有關，爲免了「中正和平」的讖語，所以改了名字。

冰心女士在語絲第一卷三十二期發表了一首詩，題爲赴敵，先生讀了這首詩，笑着說：「冰心女士的赴敵，到底是戰呢還是不戰？到底是向前去呢還是不向前去？」

康有爲張勳復辟失敗之後，辜鴻銘在北京，對旁人說，我說兩句詩，你們猜猜是指誰。詩曰：「荷燼已無撐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旁人說：「不知道。」辜說：「上句是指張勳的紅纓帽，下句是指康有爲的辮子。」

余十九歲時，因爲窮得沒錢讀書，在東南大學當書記。那裏的書

記有個領袖，我們叫他做「書記頭」，此公很壞。他每天要我們寫一萬字以上的講義，不及一萬字要扣薪。我們每月薪水十八元，每天平均得六角錢。每千字只合到六分錢！並且一個字也不許潦草。我本來想一面作工，一面讀書的，但是後來整天寫鋼筆版，把手指都寫腫了，（現在，我的手指上還留一些傷疤，可做紀念。）那裏還有心想法讀書。我當時曾填了一首憶江南詞，以寫所恨：

讀書夢，

從茲不復生！

鎮日長陪管城君，

手兒破也眼兒昏，

一刻不敢停。

一個文豪，他的小說稿每千字可售拾元，因為創作不了許多，於是僱了一個窮學生替他創作，每千字二元，創作成功，用文豪的名字拿到書店裏去賣，平均每千字淨賺八元正。

一個不懂日本文的人，他翻譯了許多日本書籍，成為名流了，（因為他是個名流，所以總說旁人的『地位很低』。）他收買旁人從日本文譯來的稿子，每千字出三角錢，他拿來之後，略改幾個字，賣到大書局裏去，每千字可得三元至五元。他五年以來，全賴這個買賣

生活，現在他已在上海灘上住起大洋房，面圍圍作富家翁了。

章士釗自從丟掉段執政部下之教育總長後，遁跡天津，百無聊賴。與安福派王揖唐之流，以舊詩自遣。曾以詩稿一冊，乞海藏樓主人鄭孝胥評衡，孝胥爲之校正多處，士釗甚心折，於卷尾自題一詩，於舊日入官時之荒謬舉動，漸自懺悔。錄之於下：

少小爲詩文，

塾師費評量。

一語見褒抑，

數月恆難忘。

未意卅年後，
此味得再嘗。
青燈似兒時，
於理真不荒。
觥觥鄭夫子，
道尊無輩行。
偶爾相賞接，
呈詩因未遑。
前後數十首，
細意辱推詳。

（自註：先外舅北山先生所從問詩。）

一字所不逸，
拜卷誠恐惶。
先生國之老，
餘事爲蘇黃。
考詩旣爾嚴，
考政愈莫當。
吾生浸自棄，
學行兩賊戕。
近年妄入官，
盛爲世謗傷。

學詩事塗飾，

制思尤不莊。

何期晚得師，

堂堂復堂堂。

中國的某「新進作家」到日本去，佐藤春夫請他遊玩，一天花去八百金。後來，佐藤春夫到上海來，某「新進作家」一晚大邀中國文豪，於某飯店爲佐藤春夫洗塵。客人多到了，佐藤春夫也到了，大家歡宴，散了，然而某「新進作家」還沒有來，於是，飯店侍者來要錢，佐藤春夫只有自己掏腰包。因爲定席的牌上明明的寫着，是歡迎佐藤

春夫呢。過了幾天，某「新進作家」又去邀佐藤春夫，說明早陪他到南京去玩，中央要人對佐藤春夫很歡迎呢。明早佐藤春夫到滬甯車站去了，火車開了，然而某「新進作家」仍舊沒有來！於是，佐藤春夫大懊喪，連呼受騙不置。

友人曹珮聲女士自南京寄書，附卜算子詞，錄之於後，亦可見珮聲之最近感想也：

人情薄似煙，

親友都難靠。

努力專心學種田，

何患無溫飽？

鎮日掩長扉，

不許閒人到。

赤足蓬頭任自然，

獨賞新詩好。

幾個北大學生，在看一張師生合照相片。

甲指着相片中的一個穿西裝的說：「這是張競生！」

乙說：「不是！」

甲說：「明明是張競生，爲什麼說不是？」

乙說：「張競生主張不穿褲子，而此公是明明穿着褲子的。」

一個在國民大會斷指的愛國青年，在未斷指以前，曾問人有沒有什麼止痛的藥水。

章士釗做教育總長，辦甲寅週刊，反對白話，提倡舊道德時，有一天，曾和白話始祖胡適之先生同照一相。後來，章在相片上題了一首詩送給胡。

雙雙並坐，

各有名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

總算老章投了降。

胡也題了一首詩送給章：

『但開風氣不爲師』，

定愈此語是吾師。

同是曾開風氣人，

願相敬愛毋相鄙。

一個女生到某女校去報名投考，遇着女校的職員。第一句問：「你們這裏有抽水馬桶沒有？」第二句又問：「你們這裏許不許每星期請假回家？」第三句問：「你們這裏有洗澡盆沒有？」

孫伏園兄是個忠厚長者。生平絕無情史。但幾乎每個女性，在他的眼中，俱看出優點。某女士，年老未嫁，瘦骨如柴，但伏園很贊美她，說她笑得好。那年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個山東女子，有神經病，每天持了名片，拜訪男人，久久無應者。伏園很不平，說：「人不可以貌相，這個女子也值得一捧。」他又曾做文章捧

過戲劇學校女生吳瑞燕，叫「吳瑞燕萬歲！」以是，爲人所笑。朋友
| 〇先生對於伏園有句絕妙評語，「伏園有疾，伏園好色！」

| 齊燮元爲江蘇督軍時，有一天，在河海工程學校演說，說：「隋煬
| 帝造龍舟，龍舟就是現在的輪船，輪船也是中國發明的。可惜那時的
| 龍舟沒有蒸氣機！」

| 李守常先生死後，朋友中有人曾想將守常的遺文集爲一卷，由北
| 新印行，後聞有旁人已從事收集，乃罷。守常先生在新青年所作論
| 文，（彼時李先生尙未信仰共產主義！）流麗暢達，極能感動當時青

年的心。新青年五卷三號，曾載李先生山中即景一詩，李先生所作詩此外竟未見有發表者，乃記之於下：

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迹處，

空山響流泉。

二，

雲在青山外，

人在白雲內。

雲飛人自還，
尙有青山在。

有一天，楊騷對我說：「白薇女士的名字的取義，並不是白薔薇的意思。白者空也，薇者上山採蕨薇也。」白薇女士是朋友中最刻苦創作的人。

甘肅陝西之大飢饉，各方面雖屢有報告，迄未得詳。據電通社西安來電云：在西安所能調查之限度內，餓死者之數，去年十二月中爲二萬八百十四名，今年一月中，爲六千九百六十四名，二月中爲二萬

三百十七名；三月中爲五萬八千八百九十三名；四月中爲十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名。從去年十二月起，至今年四月止五個月間，餓死者合計實達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名之多，其未及調查者尙不在內。雜草樹皮穀殼昆蟲類等，苟無毒質，無不捕取以供食糧之用，而餓殍累累，遍地皆是。甚至維持自己生命殺人而食之強盜，白晝橫行，恬不爲怪。比諸地獄，過無不及。

傅斯年從英國回來，一個朋友見着他，這個朋友聽人說，傅在英國治弗勞特（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學」甚用功，因同他談「心理分析」，談了一會，傅忽然說，「我對於史記却很有研究，背得很

熟！」

五四運動之役，北京學生搗碎曹汝霖章宗祥宅。有一青年當時撞進曹汝霖的臥室（一說，是曹小姐的臥室），把臥床上的錦被一撕，大呼而出，即被警察捉去了。此公即江紹原先生是也（此故事亦聞之於孫老頭兒）。

民國十三年冬天汪精衛代表孫中山先生，在京津接洽事件，凡國民黨當時與段祺瑞晤面接洽各事，概由汪精衛任之。及段爲執政，一日，汪往吉兆胡同與段晤談，談了半天，段問左右說：「這位談話的

是誰？」

吾國革命文學家有以梁山泊好漢殺人放火爲「革命」行爲，又有贊美各地土匪之奸淫燒殺行爲爲代表時代的「反抗」精神者，偶在一種小報上看見記載「魯匪」之消息一則，似不可不錄出以供革命文學家之參考：

張宗昌陷烟台時，魯匪蠢起，卽墨陷於匪者累月。匪擄得婦女，姦之未足，則取爲樂。驅肥豕一，以術使墜其陽，納入婦女之陰，然後取器，輸氣入豕腹，漸漸腹如七石瓢，而陽

物亦隨之以膨漲。豕則狂喘；婦亦哀喘，匪乃大樂。匪姦婦女爲最尋常事，姦十二三歲之幼女，亦不足爲奇。余戚自豫來，曾落盜窟。云親見匪自匪牢揀選婦女五人，男子五人，各裸其體，自爲支配，成爲五雙，使互淫之，須盡其性，匪則飲酒恣觀於旁。

又有一婦，攜一襁褓與俱。匪惡襁兒之夜啼，乃煮沸水於釜，奪兒推入，未幾，肉化而死，取出，以刀分成小塊，持以納婦食。婦拚死力拒，終以不耐刑迫，卒食之。匪忿乃平。嘗有二匪，爭一美婦，各以刀相見。肉搏之際，有別一匪任和事老，二匪寧爲玉碎，不爲雙全，各割婦一乳。婦暈絕，而匪

和矣。

匪之最慈善最和平之娛樂，卽驅所掠之婦，使羣裸體，授以樂器，跳躍吹打，繞行四周，願而樂時，則任擬一婦而淫之，絕不避人。

跋

小峯兄：

在枕上隨筆印行幾個月後，我又把窗下隨筆拿來付印，這，老實說，無非是因爲窮而已。我病得太久了。病同窮是相聯的，所以也窮得太久了。富翁窮的時候還可以賣古董，但是窮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就連破衣爛絮也只得賣掉。嗚呼！貧窮！貧窮！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因你而行！文人本來是世界上最無聊的。雖然這年頭兒，聽說翻印幾本古書也可以發大財，而作幾篇創作也可以充革命。但是我

實在沒有這樣虎人的能力。嗚呼！我其不免永遠爲可憐之貧民矣乎？

窗下隨筆一半錄自十年前在北京爲「博士」做書記，每千字得二角五分錢時所作日記，所以其中關於「博士」的記載特別多。其餘之一半則爲今年夏間在海邊養病所寫。雖然在海邊，然而並不涼快。每日坐在窗下，對着黃泥惡濁的海。左右有一醫生似「閻王」，一看護似「無常」。在大毒的太陽底下，每日寫一兩則隨筆以消磨這可厭的光陰，回來又把主觀的感想完全刪去，抄成一冊窗下隨筆。趕快交給北新印行，無非希望愛讀我的書的主願趕快購買而已。

因爲所記之事，有相隔數年的，病中記憶薄弱，自然錯誤之處一定多。好在「隨筆」之作，定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不希望有萬年「不

「的」生命。將來發現錯誤，隨時改正，愛我師友，請不吝賜教爲荷。

窗下隨筆出版之後，生意不會比枕上隨筆壞罷，我希望。

弟衣萍十二。六，上海。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初版二千冊

著者 衣萍

窗下隨筆 定價三角半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準翻印

#12
U7344

32
~~U7344~~